

卷七十五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一

祖宗聖訓

太祖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
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為意
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
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
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
聖訓

初梁武因宣武府第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太

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

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

太祖

書名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撰者 宋 江少虞 撰
卷 卷七十五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貴重 34
編號 C5924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24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五
安邊禦寇

西夏

趙元昊娶於野利氏立以爲右生子寤令當爲嗣以野利氏兄弟旺榮爲謨寧令魏拽利王剛浪陵爲寧令魏天都王分典左右廂兵馬貴寵用事青澗城使种世衡欲離間其君臣遣僧王嵩齋龜及書遺之曰汝嚮欲歸附何不速決旺榮見之笑曰种使年亦長矣乃爲此兒戲乎囚嵩於窖中九歲餘元昊雖屢入寇常以勝歸然人畜死傷亦衆部落甚苦之歲失賜遺及緣邊交市頗貧乏思歸 朝廷而耻先發慶曆二年使旺榮出嵩而問之曰我不曉种使之意欲復與我通和邪即贈之衣服遣教練使李文貴與之偕

諸世衡時龍圖閣直學士龐籍爲鄜延經略招討使以元昊新冠涇原止之於邊不使前朝廷亦厭兵欲赦元昊之罪密詔籍懷之籍上言虜驍勝方驕若中國自遣人說之彼益偃蹇不可與言乃召文貴詣延州問狀文貴求請和籍謂之曰汝先王及今王嚮事朝廷甚謹由汝輩羣下妄加之名號遂使得罪於朝廷致彼此之民血塗原野汝民習戰鬪吾民習於太平故王師數不利然汝豈能保其常勝邪吾敗不害汝敗社稷可憂今若能悔過從善出於款誠名體俱正當相爲奏之庶幾朝廷或開允耳因厚贈遣歸文貴尋以旺榮曹偶四人書來用敵國修好之禮籍以其不遜未敢復書請於朝廷朝廷急於息民命籍復書納而勿拒稱旺榮等爲大尉且曰元昊肯稱臣雖

仍其僭名可也籍上言僭名理不可容臣不敢奉詔大尉天子上公非陪臣所得稱今方抑止其僭而稱其臣爲上公恐虜滋驕不可得臣旺榮等書自稱寧令謨寧令此虜中之官中國不能知其義可以無嫌臣輒從而稱之旺榮等又請用小國大事之禮籍曰此非邊帥所敢知也汝主若遣使者奉表以來當爲遵致於朝廷耳三年正月元昊遣其伊州刺史賀從勗上書稱男邦面令國兀卒曩霄或云郎霄上書父大宋皇帝籍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猶奉表稱臣令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使得至京師而天子不許請更歸議之籍上言請聽從勗諸闕更選使者往至其國以詔旨抑之彼必稱臣九名稱禮數及求匄之物當力加裁損

必不得已乃少許之若所求不違恐豺狼之心未易
盈厭也朝廷乃遣著作佐郎邵良佐與從勛俱至其
國更議之四年五月元昊自號夏國主始遣使稱臣
八月朝廷聽元昊稱夏國主歲賜緇茶銀絲合二十
五萬五千元昊廼獻誓表十月賜詔答之十二月冊
命元昊爲夏國主更名曩霄趙元昊晚年嬖一尼拽
利氏寵浸衰以剛浪陵女爲婦剛浪陵兄弟謀因成
婚邀元昊宴於帳中伏兵弑之事泄剛浪陵兄弟皆
族誅甯令懼不自安慶曆八年正月辛未甯令試元
昊國人討誅之立其少子諒祚

二

拓跋諒祚嘉祐七年諒祚始請稱漢官以伶人薛老
峯爲副使稱左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又請尚主

及乞國子監所印諸書釋氏經一藏并譯經僧僕頭
工人伶官等詔給國子監書及釋氏經并僕頭尚主
辭以昔嘗賜姓其餘皆託辭以拒之夏當遣使者賜
諒祚生辰禮物命內殿承制余元臺官上言元本
庖人更乞擇使者乃命供備庫副使張宗道初入境
虜館宗道於西室逆者至欲先宗道行馬及就坐又
欲居東宗道固爭之逆者曰主人居左禮之常也天
使何疑焉宗道曰僕與夏主比肩以事天子若夏主
自來當相爲賓主爾陪臣也安得爲主人當循故事
僕居主位爭久不決虜曰君有幾首乃敢如是宗道
大笑曰有一首耳來日已別家人而來今日欲取宗
道首則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恐夏國必不敢
耳逆者曰譯者失辭某自謂有兩首耳宗道曰譯者

失辭何不斬譯者乃先宗道自云虜國之歡如魚水
宗道曰然天朝水也水可無魚魚不可無水

三

邢佐臣云拓跋亮之母本拽利之妻曩霄通焉有娠
矣拽利謀殺曩霄不克曩霄殺之滅其族妻削髮爲
尼而生諒祚及寤令殺曩霄國人誅寤令而立諒祚
始數歲其母專制國事兄子沒藏猶有爲相母私幸
胡人部細皆移恣橫大臣屢請誅之母不聽嘉祐元
年九月部細皆移謀亂殺國母沒藏猶有引兵入宮
誅之其父與左廂軍馬副使遣使就殺之夏國酋長
鬼名山部落在故綏州有衆萬餘人其弟夷山先降
爲熟戶青澗城使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
金盃名山小吏李文喜受其賂許以求降名山不知

也既而諤大發兵奄至圍其帳名山驚援槍欲鬪夷
山呼之曰兄約降何爲如是其姊識其聲曰汝爲誰
曰夷山也姊曰何以爲驗夷山示之手無一指姊曰
是也名山曰我何嘗約降夷山曰兄已受种使金盃
名山曰金盃何在文喜方出以示之名山投槍而出
諤遂以兵驅其部落牛羊南還衆多遁亡比至入塞
纔四千餘人朝廷即除名山諸司使

四

先是趙元昊每遣使奉表入貢不過稱教練使衣服
禮容皆如牙吏寶元元年十二月丙寅鄜延路奏元
昊遣使戴金冠衣緋佩蹠躡奉表納旌節敕告其表
曰臣本自祖宗出於帝冒當東晉之末運剗後魏之
初基曩者臣祖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旌悉

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沁境七州並差肩而克又曰臣父德明幸副先局勉從朝命真王之號夙感於頌直尺土之封顯蒙於剖裂又云稱王則不喜朝帝乃是從輻湊屢期山呼齊伏願以一垓之土地建爲萬乘之邦家于時再讓靡皇羣情又迫事不得已順而行之遂於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祖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祚伏望 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寬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魚來鴈來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西邊之患至誠歷懇仰俟帝俞

五

寶元元年九月十六日鄜延路都鈐轄司奏今月五

日六宅使副金明縣都監新塞解家河盧關路巡檢李士彬申四月戌時男殿直懷寶及七羅寨指揮使陵妹引到宥州未藏屈已團練侍者未藏福羅以趙元昊所給宥州山遇令公及姪屈訛相公從弟吃也相公告身三通來云山遇先在元昊處爲樞密兄弟室家皆居細項與屈已爲昏姻屈已居宥州南沒姑川元昊數誅諸部大人且盡又欲誅山遇八月二十五日山遇妹大易里遇乞令公以告山遇自河外與侍者二人逃歸旣濟河集綠河兵斷河津三處二十八日山遇還至細項使其第三太尉者將宥州兵監河津諸屯二十九日山遇使侍者吃召屋已至細項九月一日山遇與屈已坐帳中召福羅告以事狀山遇哭且言曰去年大王弟侍中謀反欲殺大王賴我

聞之以告大王存至今我之力也今乃欲殺我汝爲我賣此告身三通赴金明導引告州大人我當悉以黃河以南戶口歸命朝廷今以發兵在細項朝廷欲得質者以我子若我弟皆可也大王來追我自以所部兵拒之汝至南得何語當丞來我別以馬七八百匹獻朝廷更令保使者自保安軍驛路告延州我此月三日集宥州監州兵之河上悉發戶口歸朝廷次福羅旣得告身屈已送至長城嶺南而還福羅至金明以狀言本司契勘前此元昊所部有叛者爲元昊所誅也已具聞奏今山遇云欲歸本司商量以錄白下告身今李士彬復以告身付福羅自從其所告諭福羅以元昊職貢無虧難議受其降款已遣還臣等仍恐虜爲姦詐已戒緣邊刺候嚴備去訖又奏六日

保安軍北蕃官巡檢直劉懷忠狀申洞知山遇相公屈已王相公二太尉三太尉吃也相公等於二日起兵有衆二千餘人劫掠村社族帳只在宥州境內尋得保安軍狀云五日寅時山遇及弟防禦三防禦姪屈訛相公從父弟吃也相公將麾下十五騎皆被甲執抵歸娘族指揮使懷羅家云欲歸命朝廷臣等已令保安軍詰問山遇等所以來事故勒令北歸仍令緣邊部族首領嚴兵巡邏或更有此來戶口皆約遣令還毋得承受別致引惹者詔鄜延路都鈐轄司嚴救緣邊諸寨及蕃官等晨夜設備遣人訶候如虜人自在其境互相攻戰即於界首密行托備毋得張皇或更有山遇所部來投告者令李士彬等只爲彼意婉順約回務令安靜所訶知事宜節次驛置以聞

仍令環慶涇原都部署司麟府路軍馬司准此是時
知延州路軍馬公事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郭勸都
鈐四方館使惠州刺史李渭知保安軍供備庫副使
朱吉高繼隆等破後橋寨

六

康定元年五月十八日鄜延環慶路經略使范雍奏
體量到洛苑使環慶路鈐轄高繼隆禮賓使環慶路
駐泊鈐轄知慶州張崇俊部領兵馬入西賊界打破
賊後橋寨先令蕃官奉職巡檢李明領蕃部圍寨繼
隆崇俊領大軍繼進與賊鬪敵相殺又分擘兵甲令
柔遠寨主侍禁閣門祗候武英監押左侍禁王慶東
谷寨監押奉職左侍禁閣門祗候北路都巡檢郝仁
禹攻打寨城其武英先打破寨北門入城又令淮安

鎮都監西頭供奉官閣門祗候劉政東谷寨主左侍
禁賈慶各部領兵馬入城界駐泊牽拽策應破蕩却
吳家外藏土金舍利遇家等族帳又令入內西頭供
奉官走馬承受公事石全正把截十二盤路口其殿
侍軍負兵士及蕃官使喚得力或斫到人頭或傷中
重係第一等功勞者九一百一十五人伏乞體念今
來北賊不住來沿邊作過正當用人之際特與各轉
補名目所貴激賞邊臣及軍各更効命奉 聖旨高
繼隆張俊於見今使額上各轉七資劉政郝仁禹以
下各轉官有差 並凍水絕聞

七

祖宗朝兩府各臣雖在外鎮亦以位勢自高雖省府
判官出按事至其所部亦絕燕飲之禮蓋時風如是

武穆曹公瑋以宣徽南院判定州王醜自三司判官計置河北軍糧至定武穆一見接之加禮往往親自伴食然酒止五行蓋已為殊待矣一日語醜曰徽猷自保歡好可百年無事吾聞李德明有子元昊者桀黠多謀能得士心吾密令盡史圖其狀觀之信英物也異日德明死此子嗣事必為兩邊之患料此事不出十年君必當此憂勉之勉之醜莫測其言後十餘年元昊叛西陲大擾王醜果當此時為樞密使處置失宜罷知西京醜嘗為親僚言之深歎武明之明議也

八

西邊城寨皆在平地綏銀靈夏寬有等州皆然也太宗時錢若水言綏州不可城以其下有無定河歲

被水害今綏水建於山上不唯水不能害而控制使利直得勝勢元豐中叔葭蘆米脂等寨亦據山而城及城永樂徐給事禧堅欲於平地建築未就為西戎所陷

並東軒筆錄

九

河東忠烈宣勇鄉兵結社買馬以填廣銳禁軍陝西振武亦然其後宣毅義勇官助其價使買馬高大亦以外填廣銳大中祥符七年以歸義軍留後曹賢順為節度又以其弟賢惠檢校刑部尚書知瓜州至天聖元年閏九月始遣人貢方物來謝遠人去來踈數於中國無所輕重有道亦任之而已

東齋記事

十

趙元昊二子長曰佞令受次日諒祚其母尼也有色

而寵佞令受母子怨望而諒祚母之兄曰沒藏訛唃者黠虜也因教佞令受以弑逆之謀元昊已見殺訛唃遂以弑逆之罪誅佞令受子母而諒祚乃得立而年甚幼訛唃遂專夏國之政其後諒祚稍長卒殺訛唃滅其族元昊爲西鄙患者十餘年國家困天下之力有事於一方而敗軍殺將不可勝數然未嘗少挫其鋒及其困於女色禍生父子之間以亡其身此自古智賢之君或不能免况夷狄乎訛唃教人之子殺其父以爲己利而卒亦滅族此理之然也 歸田錄

十一

康定中羌人盜邊陷金明縣又追延州取北關王師敗于五龍川都總管劉平石元孫被擒後數日賊乃出塞時許懷德爲鄜延總管聞賊深入自東路歸所

統兵纔數千至延州東有百餘山下見賊馬幾萬騎許皇遽妄呼曰令河東廣銳若干指揮往某處令折家蕃兵幾萬騎往某處既而羌亦退明日入城見通判計用章握手竊語曰不意賊馬遂至塞外其儻早來亦爲擒矣昨日忽逢賊兵不覺皇駭遂詐爲河東救兵妄語分布今日幸得相見初勿與他人說也相次諸州擒蕃俘問元昊道歸之因咸云聞河東救兵至遂走出塞其鈴轄盧押班訟通判計用章之失自稱賊圍城時守捍有功用章屢進狀言賊之遁去由許懷德假言河東救兵使然完延州者懷德也既而盧計皆得罪朝廷嘉懷德之功擢爲殿前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後以年踰七十特減歲數仍總宿衛之職凡領節鉞者二十餘年

景祐末夏羗叛僭號于其境改易正朔冕服制度遣使來上旌節舊制羗人來朝悉服胡衣冠既至有司命易之使者曰奉本國命來見 大國頭可斷冠服不易竟不能奪遣歸慶曆初羗人輸款保安軍倅邵良佐已與戎人議定歲予金帛之數朝廷遣著作佐郎張子奭假祠曹外郎殿直王正倫假供奉官閣門祇候至朔方責戎酋盟書夏人以金飾頭冠胡蹠躡之類子奭正倫皆受之既歸但云羗人新附不敢逆其意止以胡服納保安軍官帑朝廷亦不罪盡與所假官 並倦遊錄

占城

慶曆三年正月廣南東路轉運司奏前此温台巡檢

邵保以私財募人之占城取鄰等七人而歸梟首廣州市乞旌賞詔補殿侍監南劍州酒稅初內臣温台巡檢張懷信性苛虐號張列潔康定元年鄰等不勝怨忿殺之至是始獲焉 涑水紀聞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五